

## 风摇叶子，草结种子

耿艳菊

门前的两棵凤仙花在我们来来回回的穿梭里悄无声息地开着淡粉色和淡紫色的花，花又悄无声息地落在秋风里，在淡淡的凉意中结出一枚枚淡绿色的果实，里面包裹着一粒粒种子，黑亮亮的，落在掌心，如深广夜幕上的星星。

清香的荆芥也在秋风中老去了，把蓬勃的热情和清气慢慢浓缩为枝头上一粒粒蕴藏着神奇希望的小小的种子。

母亲在秋风摇落草木叶子时，总要细心收藏好它们的种子。

经历漫长的冬天，这些种子会在春天醒来。母亲选一个好天气让种子返回泥土，浇上水。它们迅速地生长，青青翠绿，该清香的时候散发出怡人的清香，该开花的时候绽放美丽安静的花朵，该结籽的时候安静地结籽。它们像星辰月光一样陪伴着我们的日子，融入我们朴素平淡的生活。

风摇叶子，草结种子。一年又一年，光阴流转，慢慢地，凤仙花和荆芥成为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母亲种凤仙花和荆芥，种了一辈子。她在故乡的小院子里种，而今在异乡也种。每次去看望母亲，看到凤仙花和荆芥如从前一样静好，便仿佛回到了老家的小院。大概在母亲心中，种下了凤仙花和荆芥，就是把故乡也带来了吧。

凤仙花在我们豫东的名字叫桃红。荆芥，我们叫它荆菜。母亲叫不惯它们的大名，依然说着桃红和荆菜，语气里是亲人一样的亲切和喜悦。

母亲还种了南瓜。金黄的南瓜卧在墙边的藤蔓中，泛着温暖的光泽。她摘了一个给我，非常仔细地教我吃法。我本想打断她，告诉她这些我都会，我现在也是

个很强大的母亲了，为了给自己的孩子做饭，已经锻炼得和她一样了。但在母亲眼里，我依旧是笨手笨脚的孩子，大事小事都要一遍遍叮嘱，还是不放心。

就在这时，我看见了母亲头上的白发，在阳光下分外闪亮，一股莫名的辛酸涌上心头。我很快调整了自己的不耐烦，微笑着，耐心听她教我如何煮一锅香甜软糯的南瓜小米粥、蒸一锅松软可口的南瓜馍馍。

那天，我们带着父母去爬西山。曾经高大的父亲、健步如飞的父亲，如今却走得很慢，总是落在后面。我们便不再往上走，溜达了一会儿，找了个地方坐下闲谈。

那里有一棵树，地上落了很多黑褐色的坚果，孩子捡了一颗，我们认出来是野核桃。抬头看这棵核桃树，叶片斑斑驳驳，在秋阳下静谧安然。旁边有个花坛，种满了秋海棠，红硕硕的一片，花开得正好。

孩子坐在姥爷身边，饶有兴致地听姥爷讲从前的旧事。过了一会，两人又扳起了手腕。一个是朝气蓬勃的少年，一个是鬓发苍苍的老人，祖孙俩笑逐颜开，其乐融融。我在一旁给他们拍照，忽然很感动。一首诗里的句子浮现在我面前：“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这首诗的名字叫《十分美好》。而光阴的流转，生命的轮回，尘世的温情，正是这没有华丽修饰的朴朴素素的十分美好。

我们在核桃树下坐了一下午，没有往上爬到山顶。父亲说，这样也挺好的，和你们说说话，我就知足了。这句话，父亲说了好几遍。



## 秋雨

成梁舆

初秋的早上，我和爸爸去双塔公园跑步。我们刚开跑，就下起了雨。雨并不大，淅淅沥沥、轻轻柔柔的，感觉特别奇妙。细细的雨丝斜斜地打在彩色橡胶跑道上，跑道闪闪发亮，映出了人们奔跑的身影。空气里有青草芬芳的气味。秋天的雨水，大概能激发出花草树木本身的香味吧！眼前的雨滴滴答答，很快便打湿了我的头发和衣服，让人神清气爽。

跑完步，我和爸爸在湖心亭做拉伸，顺便欣赏湖上的雨景。只见远处的秋雨迷迷蒙蒙，打在阁楼的屋檐上；近处的雨晶莹剔透，滴在残荷的叶片上，发出轻微声响。更有无数的小雨点像一群跳水的孩子般跃入湖面，留下了一圈又一圈淘气的涟漪。父亲虽然话不多，但我时时能感受到他关切的目光。

秋雨并不是每次都这么秀气。前几天，我和父亲出门，走到文庙时，忽然下起了大雨。那雨迅猛而狂野，从天而降，如一群群奔马跃过草原。父亲担心我淋雨着凉，拉我到庙门前避雨。雨势虽大，却并不影响它的美丽。你看，雨落到老槐树的树冠上，立马就消失了，像是藏进了树叶的怀抱；雨打在地面上，立马化作了许多蹦蹦跳跳的小水珠，颇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意境。真是奇妙！

因为有父亲的陪伴，这两场秋雨在我的记忆里，显得别具一格。

## 我和公爹

曹喜冬

暑假里，90岁的公爹又来我家了。他的背更驼了，耳朵也更聋了。

公爹是一位不善言辞的退休教师。记得刚结婚那几年，我和同为教师的爱人每年寒暑假都会回村里，那时公爹70多岁，说话声如洪钟，走路健步如飞。我和爱人喜欢睡懒觉。这时候，婆婆会耐心地等我们起床；公爹就不一样，他不耐烦地站在窗前：“都几点了，还不起来！”然后就听见他有力的脚步在院子里响起，边走边说：“我下街割点肉、捞块豆腐去！”其实他心里明明装着儿女。

我们婚后第6年的中秋节后，婆婆因脑出血不幸离世，这对公爹的打击非常大。老两口的感情特别好，婆婆的突然离世让公爹无法接受。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公爹再也不愿意独自待着，隔三岔五便到我家小住一段时间。

公爹被婆婆宠溺了一辈子，所以，他的眼睛里是没有活计的。他在我家小住，半拉床单掉在地上了，他也熟视无睹。我心里其实很不舒服，但转念一想，如果婆婆在世，公爹才不会到儿女家住，这样想着，就咽下心里不快。而公爹看到我每天晚上把工作带回家时，也常常告诫我，要注意身体。

婆婆过世后，逢年过节，我会给公爹添置几件新衣服。公爹虽然一脸高兴，但绝不会直接表达对我的感谢，顾左右而言：“谁给买的？大小颜色都好！”我暗暗想笑。

一晃，婆婆已经去世多年。当我感叹岁月飞逝催人老的时候，也感叹岁月的馈赠，除了年龄和皱纹，它还馈赠了我们宽容和释然。这几年，我和公爹的关系也悄悄地发生着改变。

公爹80岁那年的暑假，在我家小住时，每天都会早起下楼遛弯儿，顺带把早餐解决了。我知道，他是不想影响我们睡懒觉。公爹知道我爱吃香瓜，每天遛弯儿回来都会给我买几个。每当这时，我就会幸福地和老公炫耀：“真好！你爹疼儿媳胜过疼儿子喽！”

这个暑假，公爹又来小住了。我看见了衰老。他早上5点多就起床，但不再外出遛弯儿了。每晚睡前，我们都会把煮熟的鸡蛋和一袋牛奶、一包馍片放到电磁炉旁，方便他解决早餐。偶尔我也会睡眠蒙眬地去为公爹操作一下，然后接着再睡。

听力严重下降的公爹，很少与我们交流，他更喜欢独自坐在阳台的大飘窗旁，出神地望着远处的街道。这时候，我分明感受到公爹的孤独，以及他想与外界接触的心情。他不想说，我们便不去打扰他。

愿公爹无病惹身体，无事扰清静，健康长寿。

图片来源于网络



## 金秋果熟忆大伯

霍无非

大伯在世的时候，家中庭院那一亩来地种菜栽果，红翠紫白，四时鲜嫩。

大伯在镇上的学校任教，却改不了自小养成的耕作习惯，和大娘一同起早摸黑，在院里精耕细作。春天，韭青叶嫩，菠菜水灵；夏日，西红柿滚圆，豆角满架；秋季，白菜瓷实，萝卜爽脆。家中一年鲜菜不断，还栽了两株塞北罕见的白牡丹。大伯这个辛劳的“园丁”，果真是育人、栽种两不误。

地里栽满了，就利用空间栽树。栽啥树？大伯很讲美感，他栽了苹果、杏子、葡萄，既美观，又实惠。眼瞅着果苗一天天往上蹿，葡萄藤一日日爬满架，他眯着眼细端详，似在欣赏一件件艺术品。

农谚云，“桃三杏四梨五年，枣子当年就换钱”。那年，大伯家的秋果挂枝时，我从城里回家乡当知青，有时步行十多公里，到镇上探望大伯一家。虽说我吃过不少苹果，但目睹挂果还是首次，圆乎乎、红扑扑的大苹果令园子熠熠生辉，瞅着眼热嘴馋。那时年少，偷摘了一个，咬一口，是生涩的，只得扔了。事后，慈祥的大伯大娘并未批评我，大娘说，苹果没熟呢，熟了保准脆甜。过了些日子，苹果成熟了，口感果真和大娘说的一样。

大伯还种了棵沙果树。在他的精心照料下，长得枝繁叶茂，荫蔽半个屋顶。夏日，沙果树开出一嘟噜一嘟噜的白花；入秋，果子黄里透红，在艳阳下反射着光泽，果枝伸到墙外，引得路人驻足仰视，真是满园秋色关不住，灿灿鲜果出墙来。采摘后，老两口捧着皮薄汁多、甜酸脆口的沙果，送到相邻的家属院，尝过的学生娃都说霍老师家的沙果好吃。

此后每逢金秋果季，大伯家的沙果都不会摘尽，树顶的果子给鸟儿留食，摘收的果子和四邻分享，这棵沙果树俨然成了大伯家的“镇宅”之树。我从家乡参军，退伍后去了南方工作，得知大伯因病离世的讯息时，那些果树突然浮现在眼前。

又到金秋果熟时，与主人情分笃深、赠果留香的“果仙子”们，你们还好吧。